

全唐传

薛仁贵

征东

黄国祥
刘林仙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仁贵征东/刘林仙, 黄国祥著. - 3 版.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6. 8 (2002. 1 重印)

ISBN 7-5378-1581-X

I. 薛... II. ①刘...②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602 号

薛仁贵征东

刘林仙 黄国祥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25 字数: 5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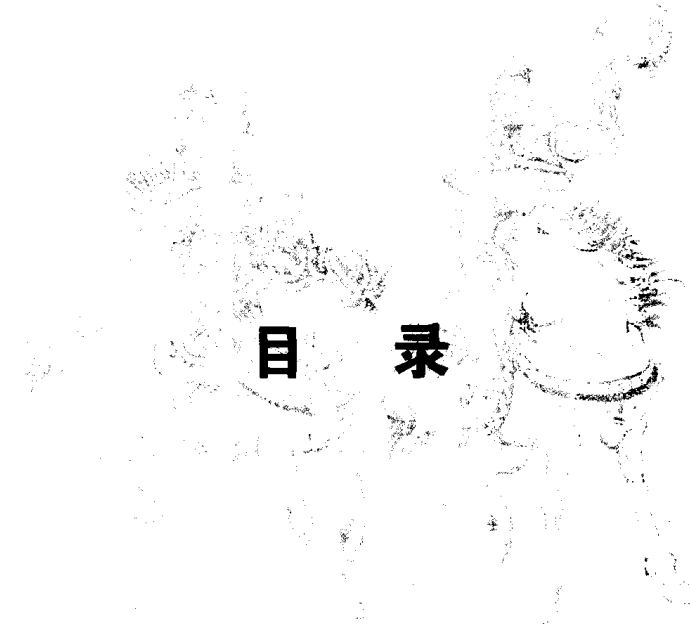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第 3 版 2002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

ISBN 7-5378-1581-X

I·1532 定价: 23.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李世民夜半梦贤臣 徐茂公金殿圆君梦 1

第二回

薛仁贵自尽松林内 王茂生救人归途中 11

第三回

柳家庄仁贵做小工 皎月楼小姐赠宝衣 23

第四回

柳银环出走离家门 薛仁贵成亲入寒窑 33

第五回

汾河湾箭射开口雁 龙门县棍打投军人 45

第六回

金钱山打虎救咬金 隐名姓权当火头军 57

第七回

半金狮秦叔宝吐血 聆教诲尉迟恭挂帅 69

第八回

天盖山走马擒董奎 探地穴误放穴中龙 81

第九回

探地穴仁贵得四宝 烽火山一日擒三寇 91

第十回

樊金锭喜招乘龙婿 白袍将巧摆龙门阵 101

第十一回

尉迟恭闯阵中埋伏 薛仁贵代作平辽论 113

第十二回

烧黄裱下旨平巨浪 造木城瞒君过大海 123

第十三回

思乡岭弟兄巧相逢 东辽将叫战火头军 133

第十四回

用计谋三箭定天山 射鞭鞘巧夺凤凰城 145

第十五回

马三保探路断四肢 老将军昂头撞枪尖 153

第十六回

为报仇元帅遭擒获 因散心仁贵遇囚车 161

第十七回

白袍将鞭砸盖先莫 李如龟杆捅凤凰巢 167

第十八回

祭飞刀众总兵伤生 为搬兵程咬金迎敌 175

第十九回

薛万策求救闯敌营 张士贵起箭害郡马 183

第二十回

遇蜈蚣九兄弟负伤 逢恩师一英雄得救 193

第二十一回

展红旗金鸡吞蜈蚣 白袍将戟挑梅月英 203

第二十二回

穿云箭空中破飞刀 白虎鞭砸伤盖苏文 211



第二十三回

访贤臣醉尉迟戒酒 藏白袍张士贵用计 223

第二十四回

尉迟恭误中刘伶计 张德胜倒地讲实情 231

第二十五回

薛仁贵对月诉功劳 尉迟恭月下访白袍 241

第二十六回

假薛礼独木关被擒 何宗宪泄军情贪生 251

第二十七回

长蛇沟夜半伏奇兵 东辽军溃灭迷阵中 261

第二十八回

周二弟勇胜敌二将 安殿宝一怒败周青 273

第二十九回

金面将单骑胜八雄 薛仁贵病挑安殿宝 287

第三十回

定毒计火烧天仙谷 失谋略误中空戒计 299

第三十一回

秦叔宝临终留遗嘱 罗少保领兵奔虎城 311

第三十二回

秦怀玉报号杀四门 闯敌营连诛四敌将 319

第三十三回

祭飞刀奇遇哭丧棒 呼雷豹嘶鸣救主人 329

第三十四回

思贤臣唐王出赦旨 行围猎巧遇东辽帅 341

第三十五回

淤泥河陷住逍遥马 鹅头峰飞下火头军 351

第三十六回

薛仁贵救驾淤泥河 唐天子御赐薛王兄 361

第三十七回

争功劳难辨真与伪 夺关岭决出输和赢 373

第三十八回

翁婿密谋定计断海 父子横心兵反长安 383

第三十九回

苦口婆心难入逆耳 梦幻皇位不顾亲人 393

第四十回

白袍将百日双救驾 京城外活捉造反贼 403

第四十一回

乔装打扮深山探险 摩天岭上巧逢敌人 413

第四十二回

深入虎穴金兰结拜 陈述旧事引翼二周 425

第四十三回

遇同乡三人结金兰 入虎穴送弓探后山 437

第四十四回

练武功受宠又封官 毛子祯送信到唐营 445

第四十五回

里应外合大破后山 托金托银双双丧命 455

第四十六回

程咬金搬兵摩天岭 薛仁贵大摆龙门阵 467

第四十七回

盖苏文走马观阵势 破龙门损兵又折将 479

第四十八回

白袍将长江逼人头 东辽帅拔剑自刎身 491

第四十九回

对功劳楼死何宗宪 尉迟恭鞭砸张士贵 503

第五十回

汾河湾射虎误伤子 回寒窑夫妻又重逢 515



第五十一回

水代酒情深更意厚 假金牌暗害平辽王 529

第五十二回

为害人砸死亲生女 程咬金血溅金銮殿 543

第五十三回

薛仁贵含冤下天牢 小秦英怒打李道宗 555

第五十四回

为避罪秦英划破脸 成亲王告状未得逞 567

第五十五回

八总兵闻信困长安 李世民城头见王妃 581

第五十六回

柳银环辩理见天子 薛金莲走马劈盛彦 595

第五十七回

敖国公正定闻凶信 急回京求情跑死马 607

第五十八回

薛仁贵受诬坐天牢 尉迟恭求情上金殿 619

第五十九回

金銮殿求情惊圣驾 敖国公碰死紫金门 629

第六十回

黑白氏兵困午门外 徐茂公金殿示赦旨 641

第六十一回

薛仁贵赦免返龙门 苏保童进兵界牌关 653

第六十二回

西凉帅造反犯中原 程咬金奉旨奔龙门 663

第一回

李世民夜半梦贤臣 徐茂公金殿圆君梦

混沌初开盘古初，
一治一乱不一王。
传至炀帝行无道，
弑父专权民遭殃。
天官降下真命主，
万民感戴圣贤皇。
实行仁政贞观帝，
重整乾坤归大唐。
平定四海番王顺，
无道东辽又猖狂。
明君御驾亲跨海，
一纪班师东海洋。

一首《评辽论》吟罢，道出传统长篇评书《薛家将》之一《薛仁贵征东》。

二主贞观唐天子李世民，登基坐殿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日，皇帝驾坐早朝。文武百官给天子朝拜，施了君臣大礼，殿头官往下传旨：“文武百官听真！哪家爱卿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

整个金銮殿，鸦雀无声。见文武百官无本可奏，皇帝便说：“徐王兄……”

这一声惊动了护国军师英国公徐勣徐茂公，他马上站起身来，施君臣大礼后问：“我主万岁有何话讲？”

“徐王兄，”李世民说，“朕有一件心腹之事，想和你说说。”

“陛下请讲。”

“昨晚夜半，朕偶得一梦，且被那梦中的情景惊醒了，但不知这梦是吉是凶？徐王兄，你能给朕圆圆这个梦吗？”

徐茂公心想：今日早朝也没有什么事，皇上倒想起做梦之事来了，忙说：

“好吧！不过，这梦可有三不圆。”

“徐王兄，哪三不圆？”

“陛下，记住梦头，忘了梦尾；记住了梦尾，忘了梦头；做梦不在三更三点。——这个梦就不能圆。”其实，徐茂公知道，这做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常言说，梦是心头想。人睡觉谁还不做梦呵？到了天子这儿，就好像成了贵重之事了。“啊，就请陛下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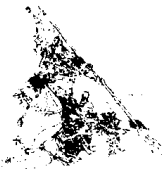
李世民说：“嘿，朕做的这个梦啊，不但梦头、梦尾、梦中间，朕全都记着，而且，做梦的时间，也正好在三更三点。”

“哦，那么巧？好！那就请陛下说说看。”

李世民说：“朕好像是闲暇无事，骑着马，带着定唐刀和宝雕弓，孤身一人，去野外行围打猎。走了半日，连只野兔都未碰见。朕正打马往前行走，嗯哟！可了不得啦，迎面跑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手中擎着一口板门大刀，长得青脸红发，相貌十分凶恶。他二话没说，照着我举刀就砍，一边砍我，一边还说——”

“他说什么？”

“他说：‘小唐童，你快快给我写下降书顺表，年年向我进贡，岁岁



与我纳粮。如若不然，我今日非将你剁成四块不可！’朕赶紧带起弓箭，随手舞起了定唐刀，就与他战了起来。可朕哪是他的对手啊！战他不过，朕催马就跑；他就打马在后边紧追不放。将朕追得啊，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哎呀！那后来呢？”

李世民定了定神，接着说：“朕一看无法逃脱，心里可急坏了，便慌不择路地往前猛跑。忽然抬头一看，前边是两山夹一山口，朕心中一喜，打马就跑进去了。进了这个山口，朕想，兜上几个圈子，绕上几个山弯，把他甩了，朕不就能跑掉了吗？”

李世民用眼扫了一下徐茂公，继续说道：“谁曾想，一条白茫茫的大河，横在朕的眼前，波涛汹涌，浪花滚滚。这一下，可把朕吓坏了。古语说得好，远怕水，近怕鬼。遇见河，可无法跑了。两旁有高山遮挡，后边又有人追赶，这可如何是好？”

说到此，李世民似乎在自问自答：“朕忽然想起朕的坐骑，是匹宝马良驹，它不仅跑得快，还会凫水，干脆，就打马往河中跳吧！可河岸到水面中间有一段淤泥，朕这马一下去，没走几步，扑哧一声，就陷在淤泥中了。马越挣扎，陷得越深，眼看淤泥已漫到了马肚子。这下可坏了，上又上不来，跑又跑不了。这时，那个青脸红发的凶神也追到了岸边，一见朕的马陷进了淤泥之中，可就高兴了。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小唐童啊！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跑？也用不着我下去，就用这箭射你，也能把你乱箭穿身，你还能活得了吗？这降书顺表你是写不写呀？’朕万般无奈，只好说：‘我写，我写。可我没有纸笔墨砚，用什么给你写呀？’他说：‘你就把外边跨马服的白绫子底襟撕下一块，咬破中指，用血给我写，你只写我愿归降四个字就行。’”

“陛下，你写了没有？”

“徐王兄，不要着急，听朕慢慢道来。朕一想，这可怎么办呢？也是为了多延迟一会儿，朕就磨磨蹭蹭地把跨马服的白绫子底襟撕下一块，铺在了大腿上。稍倾，朕对他说：‘在我未写之前，能不能让我喊上

三声?’他哈哈大笑,说:‘莫说你喊三声,你就喊上三十声、三百声也没关系,这个地方没有人,你就快喊吧。’朕别无他法,只好高声喊道:‘谁要救了唐天子,江山和他平半分,谁要救了李世民,他为君来我为臣。’喊声未落,就听见那高山顶上,有人高声叫道:‘主公,不必担惊害怕,末将来也!’”

“陛下,这来者是何人呀?”

“朕也不知道哇!朕抬头一看,唉呀!由山顶上飞下一匹白龙马。这匹马呀,浑身上下,连一根杂毛都没有,雪白雪白的,比雪还白。马上端坐一员穿白小将,生得十分英俊。你看他,方面大耳,鼻直口方,齿白唇红,目若朗星,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年纪也就在二十二三岁左右,手中端着一条方天画戟。

“他这马一落下来,马的前蹄虽落在岸上,可马的后蹄却落在了淤泥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员小将,一提战马的嚼环,嗖的一声,人和马就跳在了青面红发人的面前。这下可把那个家伙吓傻了,他急忙摆刀问道:‘你何人?’然而,那员穿白小将,并不搭话,只是摆戟分心便刺。敌将无奈,一边招架,一边说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追的这个人,是贞观唐天子李世民。常言说得好,君子要成人之美。你若能帮助我,把他给捉住,这大功咱俩对半分。’

“可是,这员穿白小将,把他的的话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听也不听,只是不停地摆戟直刺。两人战了还不到五六个回合,那员敌将便浑身冒汗,手中舞动的大刀也渐渐慢了下来。这时,白袍小将一手擎戟,一手从背后拽出一条白虎钢鞭,只见他虚晃一戟,乘敌将只顾架戟的工夫,用鞭照着敌将的后背砸下。只听‘扑哧’一声,把那敌将砸了个抱鞍吐血,狼狈而逃。穿白小将策马便赶,朕急忙说道:‘小将军,穷寇莫追,救朕要紧。’

“这员小将一听,便不追了,勒马而回。回到岸边,他跳下马来,思忖片刻,便把白虎钢鞭插入背后,把戟戳在了地上,随手拽出肋下宝剑,把河边的蒿草割下来,捆成好多捆,铺在淤泥上面。他就踩着草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朕的马前,将朕背到河岸上。然后,他抬起方天



画戟，又踩着草捆走到马前，把画戟平放在马肚子底下——”

“陛下，他这是又要做甚？”

“做甚？只见他把后把一按，前把一提，两膀一较劲，马借人力，人借马力，噼嚓啪嚓，愣把这匹马从淤泥中给托了出来，也赶在了河岸上。他上岸之后，把戟扔在身旁，跪下就给朕磕头。磕完头他站起来操起方天画戟，带过马来，纫蹬扳鞍，飞身上马，打马便走。朕忙喊：‘喂！小将慢走，请且留步！你将朕救了，你是何人，快快报个名来。常言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不留声，怎知春夏秋冬！’

“那员小将冲朕把拳一抱，微笑着说道：‘主公，小人有四句诗，主公要能猜着，我的姓名和家乡住处便都能知晓。’接着，他念了四句诗。念完，他拨马就往河中走去。说来也真奇怪，只听哗的一声，便从水中钻出一个大龙头来，只见它张开大口，等那小将连人带马，跳入龙口，这条龙就钻入水中，无影无踪了。徐王兄，世间哪有这样希奇之事啊！朕连惊带吓，一下就醒了。朕醒后，忽听谯楼正打四更。你说，这梦是吉还是凶啊？”

徐茂公听完，忙问：“那员小将说的四句诗，陛下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这四句诗是：

家住遥遥一点红，
飘飘四下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价，
保主跨海去征东。

徐茂公沉思片刻，忽然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我主万岁，为臣给您道喜了。”

李世民一听：“什么？这个梦使朕担惊骇怕，这喜从何而来？”

徐茂公却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呀！这员穿白小将，是我主的应梦贤臣啊！”

李世民一听，便问道：“徐王兄，朕的应梦贤臣，他在哪里，朕上哪里去找他呢？”

徐茂公说：“陛下啊！人家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怎告诉了？”

“四句诗呀！”

“何以见得？”

“陛下请听，第一句，‘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太阳，日落西山，剩不多点红了。据臣所想，他家准住在‘山西’。”

李世民一听，言之有理，带笑说道：“徐王兄，你真有两下子。好！就算他家住山西，可山西地面大着呢，这得上哪去找啊？”

徐茂公急忙回道：“能找。陛下不是说，他连人带马都跳进龙口里去了吗？山西有个绛州府，绛州府有个龙门县。这个人，准住在龙门县。”

“好！就算他住在龙门县，可在一个偌大的县里要找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我主万岁，第二句诗不是告诉你了吗？‘飘飘四下影无踪’。您想，数九隆冬才天降大雪，‘薛’与‘雪’二字，音同字不同，这个人肯定姓‘薛’。”

“好！就算姓薛，那他叫什么名字呀？”

徐茂公见李世民问得急切，便赶忙说：“第三句诗，就暗示着他的名字。‘三岁孩童千两价，’三岁小孩，便值一千两银子，这不是‘仁（人）贵’二字吗？陛下，他叫薛仁贵。”

这下，可把李世民乐坏了：“徐王兄啊，真有你的！好，就算他叫薛仁贵。可是，怎么算是朕的应梦贤臣哪？”

徐茂公说：“万岁，自陛下登基坐殿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以说是，平定四海番王顺。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只是眼下边关吃紧，东辽正在犯边。陛下的脾气秉性，臣是知道的，看来非得御驾亲征不可。可是如今朝中，都是些老公爷了。”

说到此，徐茂公叹了口气，接着便如数珠宝似的说了起来：

“我们贾家楼结拜的众弟兄，现在最年轻的，是四弟程咬金，但他已是年近五旬之人了。我二哥秦叔宝，现已六旬开外，恐怕也不能再领兵为帅了！就是年龄最小的敖国公尉迟敬德，也四十开外了。真是老的老，小的小，难以派上用场。这次，万岁要是跨海征东的话，非得这薛仁贵保驾不可。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徐茂公这一席话，李世民可听得入神了。过了好长一会，才又问道：“徐王兄啊！就算这个人确实住在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可一个县的范围也不小啊！朕得怎么去找他呢？”

徐茂公急忙回答说：“陛下呀！他的本领您梦中也都看过了。不如降下圣旨，派人赴龙门县，扯旗招兵。如能招够十万大兵，那里面管保有薛仁贵。”

李世民一听，便痛快地说：“好啊！朕就派个人去龙门县招兵是了。”

还没等皇上出旨，只见殿脚下跪倒一人，高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为臣有本启奏陛下。”

李世民慢闪龙目，往下一瞧，见下跪之人，并非别人，正是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垣张士贵。

张士贵早年曾在山东定阳王帐下称臣。自从投唐以来，他并没有立下多少功劳，可他为什么做到这么大的官呢？原来张士贵生有四子、二女。这四个儿子是：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大女儿给皇叔成亲王李道宗做了妃子；成亲王是唐高祖李渊和李淑德的胞弟。二女儿，许配了何宗宪。大女儿既给成亲王做了妃子，这下他可就飞黄腾达了。

张士贵为什么跪下呢？原来，他心中另有盘算。只见他向前又跪着挪了几步，细声细气地说：“万岁，刚才臣听见徐军师圆梦，说有个应梦贤臣。据臣所知这个白衣小将，恐怕不是别人，也用不着到龙门县去找，他现在就在臣的手下。”

“啊！”李世民一听，可就愣了，心想，这可太奇怪了！忙问：“在你手下？那你赶快把他领来，待朕看上一看。”

张士贵答应一声“遵旨”，就急忙下了金殿。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来。此人是谁呢？正是他的姑爷何宗宪。

何宗宪年纪也在二十二三岁左右，生的也是身高膀阔，方面大耳。他平时也爱穿白着素，还骑一匹白龙马，手使一杆方天画戟。来到殿脚下，赶紧给天子磕头。

李世民冷眼往下一看，嗨！你还别说，看长相还真和梦中的那员小将差不多。可是，要仔细那么一端详，好像还缺点什么，但一时也说不出。李世民回头看了看徐茂公，忙问：“徐王兄，朕的梦中之人，可曾是他？”自己认不准，还得问人家。

徐茂公见问，就乐了：“陛下！您的应梦贤臣，他叫薛仁贵！”

“是呀！但不知小将你叫何名？”李世民冲着下跪之人问道。

“回禀万岁爷，小人我叫何宗宪。”

李世民一听，连忙摇头说：“朕梦见的那个人，他叫薛仁贵，不叫何宗宪。你快快下殿去吧！”

张士贵在旁边一看，气得咬牙切齿，心中暗骂道：“徐三呀，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怎不办点好事呢？你要是说应梦贤臣就是我的姑爷何宗宪，那该有多好啊！我的姑爷要能成为皇上的应梦贤臣，难道说，将来还能忘了你吗？”

别提张士贵多么扫兴了，他急忙就跪下，口称：“万岁！既然我的姑爷何宗宪不是应梦贤臣，请出道旨意，臣愿往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去扯旗招兵。如能招够十万大兵，里边有薛仁贵，臣必速把他送往京都，交与圣上。”

天子也是粗心大意，并未深思，便说：“张爱卿，你既肯为朕代劳前去，那就更好了，这个重任就委派于你了。限你三日后，赴山西绛州龙门县，扯旗招兵。如果里边有朕的应梦贤臣薛仁贵，你就速送回京都，我一定要提升你的官职。”

“臣遵旨。”

张士贵赶紧磕头，谢主龙恩。可心中却打定了主意，这次去龙门县招兵，里边没有薛仁贵，还则罢了；若是有薛仁贵呀，嘿嘿，我就把

李世民夜半梦贤臣
徐茂公金殿圆君梦

他宰了,这个应梦贤臣,还得是我姑爷何宗宪的!想到这里,张士贵不禁露出了奸诈的一笑。